



1933 年冬在北平(摄于圆明园旧址)

大和真如達從法堂
如西沙州個自非
然我回信嘉德時
高不...
後也...
但名...
道一...
相傳...
有佳...
金剛...
不...
子...
佛...
地...

前 記

两年前我就想把《爱情的三部曲》收回修改重排，这次来上海才得到这个机会，我还应该感谢小延兄的帮忙。

公寓里很热，夜晚也不退凉。这几夜我常常捧着《爱情的三部曲》工作到两三点鐘，有时就在躺椅上迷糊地睡着了。直到我的疲倦的眼睛無法看清楚書上的字跡时，我才关了电灯上牀睡去。

这样我終于校完了这三本小說。在我算是又了結了一件事情。在这些日子里我們的生命是沒有保障的。今天閉上眼睛就想不到明天的存在。但是完成了的工作却是不能够消灭的。沒有一种暴力可以毁灭它。所以我每做完一件事情，便覺得十分高兴。

我就要回到广州去。在那裏也許有一个使人兴奋的生活等着我。这是一个引誘。我又記起了《电》里面的一些景象。我永不能忘記的是这样的两句話：“我不怕……我有信仰。”

巴 金 1938年7月9日

新 記

本書的“前記”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作者从广州回到上海，在上海一家小客棧里为开明書店重排本寫的。

《霧》、《雨》、《電》合訂本一九三六年在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時候，書前有“總序”五十六頁，書后有附錄三十三頁。开明書店的重排本里也保留了它們。現在全部刪去。^①

《霧》是一九三一年夏天在上海寫成的，同年冬天單行本在新中國書局出版。《雨》是一九三二年年尾在上海寫成的，單行本出版於一九三三年，由良友圖書公司發行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作者在北京寫完了《電》，但這部小說的單行本到一九三五年夏天才由良友圖書公司刊行。單行本中有几处以黑點為記的被當時的審查老爺刪去的地方，後來在合訂本中均由作者補足了。

作者為單行本寫的三篇“序”都沒有收在开明書店的重排本里面。但是這次的新版本却把它們保留下來了：三篇排在一起，印在合訂本的卷首。

作 者 1955年3月

① 這次編印文集，作者又把刪去的一部分補入，作為“附錄”，排在卷末。

《霧》的序

在我的每本書前面我都写了序文，但这次我却不想写解釋的話。

不过有一件事应当在这里声明一下：我并未到过日本^①，本書中关于日本的話都是从一位朋友那里听来的，因此就有人疑心我用了那位朋友做“模特兒”。这不是事实。这样的誤解几乎使我得罪一位朋友。我写《霧》，和写以前的几部长篇一样，我用来作主人公的“模特兒”的不止是一个人，却是許多人。那样的人我接触过不少，印象很深，因此写出来以后，会使朋友們觉得大有人在。于是他們就以为我是在写某人的事，或者拿某人作“模特兒”。我从已經出版的几部小說中得到了这种不愉快的經驗，所以这次特別作一个郑重的声明。

巴 金 1931年11月

① 我去日本，还是1934年冬天的事（1936年春汪）。

《雨》的序

《雨》可以說是《霧》的續篇，虽然在量上它比《霧》多一倍。写完《雨》，我的《爱情的三部曲》已經完成了两部。最后的一部現在还没有动笔。在《雪》^①里面李佩珠将以一个新的女性的姿态出現。

从周如水（《霧》的主人公）到吳仁民（《雨》的主人公），再到李佩珠（《雪》的主人公），这中間有一条發展的路，而且在《雪》里面吳仁民又会以另一个面目出現，更可以帮助讀者了解这个。实际上《雨》和《霧》一样，而且也和将来的《雪》一样，并不是一部普通的恋爱小說。

《雨》的前三章發表以后，一个朋友写信給我，說：“前几天讀了你的小說的前三章……陰郁气太重，我很为你不安。你为什么总是想着那个可怕的黑影呢？……照你的这种傾向發展，虽然文章会写得更有力量，但对于你的文学生命的繼續或将有不好的影响。自然你在夜深人靜时黯淡灯光下的悲苦心情，我是很能了解的。但是我总希望你向另

① 起初我想用《雪》这个字作書名，《电》的名称是在小說写了几章以后才想到的。

一方面努力。”他要我“多向光明方面追求”。

朋友說得对。但是他对我多少有点誤解。我似乎生下来就帶了陰郁性，这陰郁性几乎毀了我一生的幸福。但是追求光明的努力我并没有一刻停止过。我过去短短的岁月就是一部掙扎的記錄。我的文学生命的开始，也是在我掙扎得最厉害的时期。在《灭亡》里杜大心和張为群的头腐爛了，但是李靜淑并没有死去。在《家》中高觉慧脱离了那个就要崩潰的旧家庭。在《复仇集》里我哭出了人类的痛苦，在《光明集》里我詛咒摧殘爱的势力，但是在这两个集子里我始終沒有停止过“光明就要到来”的呼喊。在《霧》里，絕望的云雾也并不曾淹沒了希望。最后在《新生》里我更明显地說：“把个人的生命連在群体的生命上，那么在人类向上繁荣的时候，我們只看見生命的連續广延，哪里还有个人的灭亡？”总之，即使我的小說的陰郁气过重，这陰郁气也不曾掩蔽了貫串我的全部作品的光明的希望。……我的对人类的愛鼓舞着我，使我有勇氣、有力量掙扎。所以在夜深人靜时黯淡灯光下鼓舞我写作的并不是那悲苦的心情，而是对人类的愛。我的对人类的愛是不会死的。事实上只要人类不灭亡，則对人类的愛也不会消灭，那么我的文学生命也是不会斷絕的罢。

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。我在生活里不断地掙扎，同样我在創作里也不断地掙扎。掙扎的結果一定会給我自己打开一条路。这条路是否会把我引到光明，我还不能說。但是我相信我終于会得到光明的。

現在《雨》放在讀者們的面前了，請你們照你們的意思批評它罷。

作 者 1932 年 11 月

《电》的序

《电》是《雨》的續篇，写完了它，我的《爱情的三部曲》完成了。

說《电》是恋爱小說，也許有人認為不恰当。因为在《电》里面恋爱的雰囂气淡得多了。《电》和《雨》中間的距离跟《雨》和《霧》中間的距离相等。

但是我仍然勉强把恋爱作为小說的主题。事实上《三部曲》里所写的主要是人，是性格。我想用恋爱来表现一些人的性格。《霧》的主人公是周如水，一个軟弱的、优柔寡断的人；《雨》的主人公是吳仁民，一个热情的、有点粗暴、浮躁的人；《电》的主人公有几个，我姑且拿李佩珠做代表罢，她比前面的两个人进步多了。我大胆地說她是一个近乎健全的女性，但也只是“近乎健全”。

不过《电》和《雨》不同，和《霧》更有差别。《电》的头緒很多，它倒适合这个标题，的确像几股电光接連地在空中閃耀。

短篇小說《雷》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。故事發生的时间在《雨》和《电》之間。因为《电》里面的几个人物如慧、敏、明、碧、影都曾在《雷》里出現过，我現在就把《雷》放在

《电》的前面。

这部小说是在一个极舒适的环境里写成的。一个朋友让我住在他的宿舍（北平西郊的一所花园，某大学的教职员宿舍^①）里，过了三个星期的清闲生活，使我从容地完成了《三部曲》的最后一部，我应当感谢他的好意。

作 者 1934年9月

① 燕京大学的蔚秀园。

第三卷目录

前記	1
新記	2
《霧》的序	3
《雨》的序	4
《电》的序	7
霧	1
雨	99
雷	283
电	315
附录一	
《爱情的三部曲》总序	463
附录二	
《霧》、《雨》与《电》(刘西渭)	512
《爱情的三部曲》作者的自白(巴金)	529

霧

原
书
空
白
页

夜来了，这是海滨的一个静寂的夏夜。

海水静静地睡着，只有些微的鼾声打破了夜的单调。灯塔里的微光在黑暗的水面上轻轻地颤抖，显得太没有力量了。

离海有里多路远，便是荒凉的街市。在夜晚街上更静了。虽然是在夏天，但这里的夜晚从来就很凉爽：海风微微吹着，把日间的热气都驱散了，让那些白日里忙碌奔波的人安静地睡下来。也有人不忍辜负这凉爽的夜，便把椅子摆在门前，和邻居们闲谈他们生活里的种种事情，而最引起他们注意的便是那所新式建筑的海滨旅馆。

这四层的洋楼孤零零的高耸在那些邻近的简陋的矮屋上面，显然是位置在不适宜的地方。它骄傲地俯瞰着那些矮屋，而且以它的富丽的装饰、阔绰的住客和屋前的花园向它们夸耀。

在夜里和在白昼一样，这旅馆和那些矮屋依然形成了两个阶级，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。在旅馆里灯烛辉煌，人们往来，似乎比在白昼更活动了。

一辆汽车在旅馆的大门前停住，司机下来开了门。一

个瘦长的青年弯着身子从车里出来，带着好奇的眼光向四处看，似乎有点奇怪；这样的旅館竟然位置在如此荒凉的街市中间。

从旅館里走出来两个侍役，都带着恭敬的笑容，一个从司机手里接了那两件并不很重的行李，另一个引着青年慢慢地走过微微润湿的草地，向里面走去。

那青年踏上了石阶，昂然走进門去。他走了不到几步便看见一个年青女子从楼梯上下来，穿的是白夏布衫和青色裙子。她有一张丰腴的脸，白中透红的皮肤，略略高的鼻子，和一对星一般明亮的眼睛，左眼角下嵌着一颗小小的黑痣，嘴边露着微笑。

他望着她，呆了一下，就惊喜地叫起来：

“密斯張。”

她馬上轉过身子惊讶地望了望他。她忽然微微张开嘴，嘴唇皮一动，微笑了。于是她迎着他走来，两个漆黑的眼珠发光地看着他，問道：

“周先生嗎？几时回来的？”

“快一个星期了，”他愉快地答道。“我去看过劍虹，說我要到这里来小住一些时候。他說密斯張也在这里，~~遇我~~来看看你，想不到一到这里就遇見了。真巧得很。”

“是的，真巧。我也想不到周先生会到这里来。劍虹先生前两天有信来也不曾提到周先生回国，所以我不知道。”她歇了歇，不停地用她那对明亮的眼睛看他，态度很大方。他还来不及想到适当的话，她又接着說下去了：“我

打算在这里住过这个暑假，順便溫習功課。今年我不回家。一个人住在这里虽然清靜，只是讀書沒有人指導也不方便。現在周先生住在这里，我倒可以常常向周先生請教了。”她的臉上籠罩着一道喜悅的光。她显然很高兴这次意外的会面。她的家就在邻近的一个城市里，搭小火輪去只有一天的路程，所以她說了今年不回家的話。

“密斯張，你太客气了，我哪里配說指教人？我們在一起研究就是了，”他謙遜地說着，心里也很高兴。

“我說的是真話，倒是周先生太客气了。以后請教的地方多着呢！”她还想說下去，忽然瞥見那两个侍役，一个提了行李，一个垂着双手，都恭敬地立在旁边帶笑地看他們两个說話，她便說：“周先生住几号房間？我現在不~~不~~扰周先生了。……我就住在二楼十九号，周先生有空請来玩。”她向他点了点头，并不等他回答，就走进旁边一間題着“閱報室”的屋子去了。

这里周如水也对她点了点头，帶笑說：“等一会儿把房間弄好，我就过来看密斯張，”于是跟着侍役上了樓。

侍役們在三層樓上一个房間的門前站住了。空手的侍役掏出鑰匙开了門讓周如水进去，接着另一个侍役也提着箱子进来。

“就是这个房間，周先生中意嗎？”空手的侍役这样說了，接着又說一些形容这房間的优点的話，便抬起臉恭敬地靜候着他的回答。

周如水向四面看了一下，觉得这房間大小还中意，陈

設也過得去，便點頭答道：“還可以。”他看見窗戶大开着，便走到窗前。他從窗戶望外面，遠遠地是一片黑暗的水，一縷燈光在水面蕩漾。涼爽的夜晚迎面撲來，他覺得十分爽快，抬起頭去望天空，滿天的星斗對着他在搖晃。他又把頭埋下去，從各個窗戶里透出來的燈光正照在草地和矮樹上。

“這裡很不錯！”他回過頭來向侍役稱贊了一句，又問：“這是多少號房間？”

“三十二號，”侍役得意地答道。那個提行李的侍役已經走出去了。

“周先生沒有用過晚飯嗎？”侍役又問。

“吃過了。你給我弄點茶來罷，”周如水說着，就脫下他的太陽呢西裝上衣掛到衣架上。

侍役答應了一個“是”字，往外面走了。

房裡剩下周如水一個人。他望着五十支燭光的電燈泡，慢慢地噓了一口氣，又把眼光移去看那個畫得有花卉的方燈罩。于是他在那把有白布套的躺椅上坐下去，庆幸似地自語道：“在這裡該可以有一些時候的安寧了。我一定要有一點好的東西寫出來才好。”他微笑地閉上眼睛來體會這安靜的快樂，可是那白衣青裙的影子却突然闖進他的眼簾來。

一年前的印象浮上了他的腦海。那時他剛從日本回來，在他所尊敬的前輩友人李劍虹的家里遇見了一個使人